

# 金匱要略廣注校詮

宋書功 主編

劉渡舟 審定



人民衛生出版社

# 金匱要略廣注校詮

主 编 宋书功  
副主编 庞 鹤 齐来增  
审 定 刘渡舟  
编 委 李德川 张宗志 杨定泰  
刘 珀 张纾难 朱运喜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08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匱要略广注校注/宋书功主编.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ISBN 7-117-02072-5

I. 金… II. 宋… III. ①伤寒杂病论-注释 ②伤寒杂病论-研究 ③金匱要略广注-注释 IV. R2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0692号

**金匱要略广注校注**

宋书功 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10号)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24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 000

ISBN 7-117-02072-5/R·2073 定价: 11.70元

〔科技新书目 324—406〕

# 仲景学之佳作，金匱注之珍品

## ——代序

《金匱要略广注》，可比诸和氏之璧，一经医家慧眼识之，必被视为珍宝而怀揣之。又可比诸丰城之剑，一经医家妙手得之，必被视为利人济物之神器而持用之。堪称为仲景学之佳作，《金匱》注之珍品。习医者研读之，定能抉灵兰之秘典，可望起凋敝之沉痾。

作者李彰，字珥臣，清康熙年间钱塘（今杭州）人。有清一代，医学大盛，名医甚夥，粲若群星。奈史家欠重方技，故摘入籍中者无多。李彰其人，史亦无载，惜哉！然而其学有渊源，术有奇验，道有所传，何碍无良史之辞而显其声名哉？其《金匱要略广注》，足以使之响震千古。

李彰少时多病，百药备尝，遂留心医药，“从事张卿子、潘邓林两师门下。两师固医宗，多善诱”，兼其学业勤笃，遂成大器。李彰之二师，今之医家亦皆敬崇。张卿子（1589—1668年）名遂臣，号柏期，又号西农。少时曾以诗文见赏于江南才子董其昌诸公。因自少羸弱多病，久医不效，乃自检方书，自疗自愈。明末潜名里巷，业医自给，有起死回生之誉。张氏推崇金代成无己之《注解伤寒论》，尝以此为蓝本，博采各家，撰《张卿子伤寒论》七卷。门人众多，皆名震遐迩，其中以张志聪（清史稿有传）等最享盛名。潘邓林，乃明清之际浙江名医潘楫（字硕甫）之号，著有《医灯续焰》《伤寒大旨》等书，据乾隆年间所修《仁和县志》、《钱塘县志》、《浙

江通志》载，“门人数百辈，皆不同凡响。”李彛自序曰：“二师精通仲景之学，深得《伤寒论》、《金匱要略》之微旨，且乐于亶亶诲人，培植桃李。”故李既得二师所授仲景心法，遂又“穷年力索，一以贯之，几易寒暑，著成是书。”书成后，他“又未敢自信，质之两师”，二师阅毕赞曰：“行世有余，何惜剞劂？”且予以作序。后又过了十余年，与同学及门人反复讨论，发隐启秘，共为折衷，终在同学潘夔师，汪我俊等人的力劝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付诸剞劂氏，梓行于世。由此看来，《金匱广注》一书，是李彛为主编，著名医家张遂臣、潘楫为导师，潘夔师、汪我俊、李玮西、李升玺等同学及门人共同研讨的结晶，熔合前人之研究成果，增益其发明而编著成的高水平的集体创作，完全可以代表金匱之学发展到明清之际的最高研究水平。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果然，《金匱广注》梓行六十年后，即乾隆七年（1742），太医院判吴谦奉敕发内府藏书，并征集天下藏书及传世良方，编成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其中《订正仲景全书·金匱要略注》中，录古今29家之注，而李彛之注被选录最多。那些被选较多的注家有：程林《金匱要略直解》78条，尤怡《金匱心典》、《金匱翼》71条，赵良《金匱方衍义》35条，徐彬《金匱要略论注》35条，魏荔彤《金匱要略本义》30条，沈明宗《金匱要略编注》26条，高世栻（李彛同门张志聪之高足）《金匱直解》14条，周扬俊《金匱玉涵经二注》12条。其余名家则为只录一、二条者。而所录李彛《金匱要略广注》凡92条（内有其侄子兼门人李玮西一条），数量之多为诸家之冠。可见李彛之广注是何等被太医院判吴谦所重视，亦可见其在当时学术界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统观《金匱广注》一书，有以下特点：

(一) 体例完善精当：

李彛注《金匱》，在每篇题目下，有一段类似题解的总论性文字，概括地阐述全篇之大纲：李彛在范例中言：“今于篇首，括枢要而总断之，以见治固多端，理归一致。大纲既举，众目毕张也。”然后逐节分解，先列经文，后即逐词逐句解析阐释。读者披而览之，即可明其体例。若欲习悟某节某条乃至某句之义，指之而得，甚便习用。

(二) 溯源求本，治学严谨：

李彛曰：“《金匱要略》，世尊为经。大旨既深，匪易蠡测。今探索有年，悉为注解。然必原本《内经》，以溯学之有本；推明幽隐，以究理之所归。不敢闭门造车，或非曲学诬人乎！”这几句话，不是李彛之自我标榜，亦不是以经解经之机械运用，而是他研读仲景之学的心血结晶，是其得经之旨，握其心法，故而上下逢源的深切体会。说明他对《金匱要略》之研究，已步入前人所未达之境界。

(三) 注释精当，见解超人。抉幽阐微，发前人之未发；析理述方，启后学之难明。

李彛注《金匱》，甚重前人研究成果。他说：“缘前列愚意注解外，有昔贤名论最优者，备详姓氏，附葺于后，以广见闻，以便咨考。”是即该书命名《广注》之由。注书之事，最忌当注不注，注而未当，尤忌遇难而默。李彛注《金匱》，凡疑难艰深之处，悉为注解。今之学者，多未读过李彛之书，故其出版物中，仍不免有存疑藏惑非当之处，然一读此书，则群疑冰释。试略举数例，以证此说：

《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云：“师曰：病有奔豚，有吐脓，有惊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其中奔豚、惊怖

两部病从惊发得之，古今医家都可理解。而吐脓、火邪亦得之于惊发，古代医家无注，可能是遇难而默吧！今之医家则对仲景此说持怀疑，如王渭川氏《金匮心释》云：“吐脓、火邪两种病单纯说是因惊而发，证据不足。”何任氏《金匮要略校注》亦云：“前文所论四部之病，统言惊发，未必尽然。奔豚、惊怖，从惊恐得之，可信；而吐脓、火邪亦谓惊所致，其理未明。”然而一看李彭之注，则是有证有据，其理阐述得明明白白：

《内经》云：肝病发惊骇（肝藏魂，魂摇则惊）。又云：脾移热于肝，为惊衄。又：“二阳一阴之病主惊骇（二阳，胃也。一阴，肝也）”。又：“阳明终者，善惊”。又：“胃病，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胃、土也。闻木音惊者，土恶木也）”。由是观之，则心、肝、脾、胃、皆有所惊也。

今以奔豚从惊发得者言之，《伤寒论》云：“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盖心主血，汗者心之液，烧针发汗，则损阴血而惊动心气，肾邪因虚而上凌，发为奔豚（水克火也），则因惊以致奔豚。此惊发之属于心者也。

以吐脓从惊发得者言之，胃为水谷之海，惊则饮食停滞，气血不行，蓄而为热，内不能容，外无所泄，于是腐化为脓，病胃脘痛而吐脓血者有之（噎吐出于胃），则因惊以致吐脓。此惊发之属于胃者也。

以惊怖从惊发得者言之，《内经》云：“惊则气乱，以心无所倚，神无所归。”丹溪谓心藏神，惊则神出于舍，舍空疾客，血气入舍，疾拒其神不得归，则因惊而惊怖不已。此惊发之亦属于心者也。

以火邪从惊发得者言之，经云：“诸病惊骇皆属于火（心恶热，火动则心惕不宁）”。又相火寄在肝胆，肝多惊，木旺则心火愈炎（肝属木）。如小儿热剧者，其受惊必多。发搐者，则肝火弥炽，则因惊致火邪。此惊发之属于心，而亦属

于肝胆者也。

此病情宜细审也。

李颉立足于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如此从病机、病理、病因上分析四部病皆从惊发得之，可谓高屋建瓴，精辟透彻。语语破的。而于吐脓、火邪二病从惊发得之之解析，更可谓扫千古之疑，除古今之惑。

李颉于方论之解说阐释，亦精辟透彻。今随便举其一例，即可知其一斑。如太阳病篇：“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李颉释曰：“热伤气，气泄则汗出，气虚则恶寒；热蒸肌腠，则身热；消津液，则作渴。此恶寒身热，与伤寒相类，所异者：伤寒初起无汗，不渴；中喝初起即汗出而渴也。”

此段文字，将喝病之病因、机理、症状，阐述得明明白白。

其方剂之释，亦详尽细致，令人开慧启智：

白虎加人参汤方

石膏一斤，碎 知母二两 甘草二两 人参三两 粳米六合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李颉释曰：

白虎，西方金神也。炽热方张，欲转夏暑为秋凉，故以白虎为名。石膏气味辛甘寒，其甘也，能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发汗。知母辛苦寒，下则润肾燥以滋阴，上则清肺金而泻火。人参益元气而生津液。甘草、粳米资养脾土，且甘温除大热也。

又按春属木，夏属火，木能生火，故可转春为夏；秋属金，冬属水，金能生水，故可转秋为冬。若夏属火，秋属金，



火能克金，何能转夏为秋？故用甘草、粳米，味甘属土者使火生土，土生金。是谓转夏为秋之义也。

东垣曰：“身以前，胃之经也。胸前，肺之室也。邪在阳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气，所以有白虎之名也。”

如此析理释方，于药物之性味、主治、功能，配伍之君臣佐使，乃至方名方义，尽道其详，这在《金匱》注家中未有出其右者。

李彛博通经史，有很深的古文功底。因于经文词语训释，亦务求确解。

如水气病篇中“皮水其脉亦浮，外证臃肿，按之没指。”其中“臃肿”，注家多训“臃”同“肤”，谓周身皮肤肿胀。然此训于文理、医理皆不可通。按辞书无“臃同肤”之训；从医理上讲，水气病并非全身浮肿，而只是脚面肿。按之能掩没手指。李彛训臃为脚面（即臃同跗。《说文》“跗，脚面也”），既合文理，亦合医理：

“臃，脚面也，阳明经动脉之处。又脾经入腹，脾胃皆属土，土虚不能制水，而反为水所乘，故浮肿，腹如鼓。”《内经》云：“水病，下为浮肿大腹是也。”按《内经》水气病上部症状为“喘呼，不得卧”，下部症状是“浮肿，大腹”，故李彛之训有根据，无可辨驳。

再如水气病篇中：“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脾不仁。”句中“前通”，今之注家多据《说文》“前，齐断也”，训“前通”为“断绝流通之义”，然将此训置入句中，则显见上下文义不协。上二句是“阳气不通”、“阴气不通”，下二句是“阳前通”和“阴前通”则“不通”与“前通”，显然有别，若“前通”训为“断绝流通”，则与“不通”有何区别呢？

李彥注曰：“阴阳前通者，气又散亡也。”李谓“不通”为郁结，“前通”为散亡，这就明言其词义不同。考《说文》徐颉笺，训“前”为“勤”，则“前通”犹“勤通”，谓过于流通，即大量散亡之义。故李彥之训，确而有据。

如此过人的见解，在李彥《广注》中尚有很多，毋用赘举了。仅如上述所言，也就可以看出李彥之《广注》是超出前代，而今之名彦时贤，能企及者亦不多见。喻之为仲景学之佳作，金匱注之珍品，绝无过分。

然而，如此之佳作，则久已消息淹闻。今之学者，知者不多，见者尤少。《四库全书总目》不载，《全国馆藏联合书目》亦未录，唯《全国中医联合书目》载齐齐哈尔市图书馆有一清刻本，然亦有所残缺。此外，笔者有幸，得见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善本库有一清抄本，字迹工整清秀，个别章节的经文有纠讹补脱的朱笔校记，或于天头，或于行间。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分上、下二册。上卷下册第二十面有篆刻“少癸”篆字之印章，当是藏书家名号。关于《金匱要略广注》一书，其存世消息，除此以外则别无所闻了。

对于这种孤本独存的凄凉情景，不能不令人为之心寒！失传之哀，殆无日矣！果若如此，岂非祖国医学事业之一大损失！

但是，丰城之剑岂可久埋狱底！和氏之璧终会宝传人世。为不使如此佳作失传，且以发皇仲景学术，俾金匱之学昌明宇内，为中医学术研究和临床服务，著名仲景学家北京中医学院刘渡舟教授和著名中医学家北京中医学院董建华教授皆力倡将此书整理出版。此校注之作如今得以刊行于世了。在当今专业性学术专著出版较难的情况下，此书得以广传人世，实乃上述有识之士之力也。李彥地下有知，当亦心

许焉。如此，庶可使珠映于川，玉润于山，金辉于沙，且以泽滋杏林，学传岐黄，造福寰宇也。笔者有感于诸时贤之力，特此以识功德，以申谢忱！

宋书功

1992年1月25日

## 《金匱广注》自序

数十年来，医学駸駸日盛<sup>①</sup>。余向因多病，几与李百药同历苦口<sup>②</sup>，亦复留心于此，从事张卿子、潘邓林两师门下<sup>③</sup>。两师固医宗，多善诱。然余登其堂，茫无畔岸，自疑医学甚艰，阐扬精粹未能，草菅人命不可，奈何其易言之？两师进而教之曰：“医学上乘，《灵》《素》尚已<sup>④</sup>，后此则仲景《伤寒论》、《金匱要略》诸书，得其意，余无难也。”于是穷年力索，窃意《伤寒论》《金匱要略》二书，相为表里，不读《伤寒论》者，不可与言医；不读《金匱要略》者，并不可与言《伤寒论》。盖其证之表里虚实，治之补泻温凉，法不同而理同，方不同而意同，即理与意未必尽同，而所以引伸乎理与意之中，与神明乎理与意之外者，正可由不同而推之，以极于无有不同。则欲入仲景之室而究《伤寒论》之旨者，舍《金匱要略》无由从。于是取而释之，亦既历有年所，友人过而哂之<sup>⑤</sup>，谓“医乃名耳，术耳、昔曹氏云‘常人贵远而贱近，向声而背实<sup>⑥</sup>，自古皆然’，有识所叹，而奚《金匱要略》之慤慤也<sup>⑦</sup>？”余笑而唯唯，著说益力。书成，未敢自信，质之两师。师云：“行世有余，何惜剞劂？”爰为之序。旋因卜居郭外，十余年来，应酬琐屑，此书置高阁者已久，迺复与同学及家李新章、犹子瑄瑄辈<sup>⑧</sup>日为讲论。幸潘子夔师、汪子我浚，时与折衷<sup>⑨</sup>，谓余道不第行于今时，而贵垂之后禩也<sup>⑩</sup>；学期见知于俗人<sup>⑪</sup>，而贵深信信于晓人也<sup>⑫</sup>。力劝授梓<sup>⑬</sup>。发篋<sup>⑭</sup>，张师序犹存，怆然久之，不胜今昔之感，仍为弁冕<sup>⑮</sup>，不敢忘师训也。只以管窥未彻，钩索难穷，求深得乎仲景之

精微，而仰副两师之教益也，心窃惴惴<sup>①</sup>。但期同志者共为发明，不诡经术，予以抉灵兰之秘典<sup>②</sup>，而起凋敝之沉疴也，岂仅托诸空言已哉！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夏月钱塘李雯珥臣识于花坞之渊默堂

① 趑趄：疾速。此处谓医学事业发展迅速，日益兴盛。

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唐代定州安平（今属河北省）人。字重归，能诗文。隋时署礼部员外郎，奉诏定五礼、律令。后官建安郡丞。入唐，历任中书舍人，散骑常侍等职。贞观时奉诏修史，助其父李德林编撰《齐史》，兼采他书，历时七年，成《北齐书》五十卷。李百药儿时多疾病，百药备尝，故祖母赵氏以百药名之。此处谓作者亦多病服药，故以之为喻。

③ 张卿子：“即张遂辰（1589—1668年），字卿子，号相期，又号西农。明清间浙江仁和县人。卜居武康之三桥里，精于医，有起死回生之誉，推崇成无己之《注解伤寒论》，尝以此书为蓝本，博采各家，撰《张卿子伤寒论》七卷刊行于世。门人众多，皆以医道著名。

潘邓林：即潘楫，字硕甫，号邓林。明清间浙江仁和县人。寿75岁。著有《医灯续焰》二十卷，1650年成书行世。治病有奇效，门人数百辈，皆不同凡响。

④ 尚已：离远了。

⑤ 哂(sheng申)：讥笑。

⑥ 曹氏：指三国魏帝曹丕。所引之语见其所著《典论·论文》。向声背实：追求虚名，不重实际。

⑦ 殷殷：忧也。此句意谓：又何必要忧心于那个《金匱要略》呢？

⑧ 李新章：名籛。李雯之弟。犹子：侄子。

⑨ 折衷：同折中。《汉书·师丹传》颜师古注曰：“折，断也。取其言以断事之中而定所疑。”即讨论、评议，取其中正之言。

⑩ 后禩(sì祀)：后代。禩，年也。

⑪ 见知于俗人：被世俗之人知闻。

⑫ 深信于晓人：被通晓医学的人深信。

⑬ 授梓：交付刻印发行。梓：古代刻板所用之木材。

⑭ 发篋：打开藏书稿之竹箱。

⑮ 弁(biàn变)冕：即冠冕。皆冠名。弁，缁布冠。用作动词，谓置于篇首。

⑯ 心窃惴惴：谓私下里心中不安。惴惴，心中不安貌。

⑰ 抉：阐发。灵兰之秘典：即灵台兰室秘藏之典籍。本为《素问》篇名，高世械注曰：“帝以岐伯之言，藏灵兰之室，为秘室之典章。”此喻《金匱要略》。

## 校 注 凡 例

(一) 请先阅读李颢原著《金匱要略广注》范例五则，以明原著之内容、性质及体例。

(二) 今校注之作，仍按李颢原著之顺序附其校注内容，即：

① 首先于仲景原著各篇题目下，排印李颢所作总论性文字，其中若有词释或校勘之内容，则按所列序号排印于此段文字之后。

② 接着按李氏原著顺序逐节排印经文，其中若有词释及校勘，亦按所列序号排印于该节经文之后。

③ 接着排印李颢对该节经文之阐释，其中若有词释及校勘，按所列序号排印于其后。

(三) 原著经文用五黑字排印，笔者对经文的校注文字用小五宋字排印。(李氏于各篇题后所作总论用五楷字排印。)原著中李颢的阐释文字用五号字排印，笔者对其校注文字用小五宋排印。如此，可使经文、李注、校注三者不相混杂。分明有别。

(四) 原书中李氏所附双行小字夹注，今一律用单行排印，且将其放在括号内。

(五) 原著只用圈点断句，今一律以国家规定之统一标点符号，通加标点。

(六) 李氏原著中有些文句旁加圈号以示着重，今一律不用。

## 校 论 说 明

本书对清康熙年间名医钱塘人李杲所著《金匱要略广注》做了两件事，一曰校，二曰论，故定名为《金匱要略广注校论》

### 一、关于“校”

#### (一) 校勘经文

汉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因遭汉末兵燹，散失严重。晋王叔和得其“伤寒”部分，编次为《伤寒论》。至宋王洙在官藏书匱中又得杂病部分，乃编勒成《金匱要略方论》。后世习称《金匱要略》，简称《金匱》。这是一部为古今医家极为推崇的医籍经典，有“医方之祖”之誉。宋元以后辗转刻印，广为流传。然年移代革，各家传本难免有衍脱讹错，故为力使恢复经文原貌，须行校勘之事。

现存《金匱》之版本，以公元1340年元代仿宋刻本《新编金匱要略方论》，（即邓珍所刻之本）为最早，其次为公元1599年明万历二十年赵开美所刻《仲景全书·金匱要略方论》（简称赵开美本），其次为公元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吴勉学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金匱玉函要略方论》（简称医统本）。此外尚有明代无名氏仿宋本《金匱要略方论》（简称明仿宋本）、明代嘉靖年间俞桥氏所刊《金匱要略方论》（简称俞桥本）等。

1988年浙江中医学院何任教授主编《金匱要略校注》，即依次以上列之书为底本、主校本和旁校本，这对本次校勘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无有搜寻校本之苦恼和艰难。故本次



校勘。即以李彛本中之经文为底本，何任校注本为主校本，旁参各家。

校读中，若遇底本与何任校注本有异，则底本不改，在后边出注说明，称“何氏校注本曰”，或称“邓珍本为”（因何氏校注以邓珍本为底本）。

李彛作《广注》，不知所据何种版本，但显见与诸本不同，诸传本中多有《外台》、《千金》等书中的附方，而李彛本不载。另外，《中风历节》篇中，诸传本有“候氏黑散”和“风引汤”二方入经文中（何任教授认为此亦是附方），而李氏本亦不载。诸本（包括邓珍本和赵开美本）均有讹脱现象，而李本中经文讹脱者极少。大凡名家治学，鲜用劣本，必选佳本而治之。即有讹谬之处，亦赖其渊博之学识得而改之。故从文献版本学言之，李氏所据之本似不可等闲视之。

校勘中，凡有讹脱及与诸本不同者，不改动底本，而出校注说明之。

## （二）校勘注文

现存李彛之《广注》，因所见只有两个本子，一是齐齐哈尔市图书馆所藏之清刻本，一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善本库所藏之清抄本。故注文之校勘唯此两种本子互相对校，择善而从，并出注说明之。

刻本和抄本比较有如下异同

① 刻本和抄本均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均分二册，凡六册。

② 刻本和抄本卷首均有李彛序中所言其师张遂臣所作之序；刻本在作者自序末题有“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夏月钱塘李彛珥臣识”十七个字，而抄本在上述十七字后则尚有“于花坞之渊默堂”七个字，凡二十四字。由此可见，齐图刻本并